



地球脉动

大英博物馆里的怅然

◆ 心白



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是必去之地,慕名已久。大英博物馆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有藏品700万件,是中国故宫藏品的4倍,不仅数量大,而且多是罕见的珍品。

一般博物馆多拿镇馆之宝说事。大英博物馆也有3件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埃尔金石雕和女史箴图。我亲眼见到了前两件。

罗塞塔石碑是一块不起眼的石板,半大不大,黑不溜秋,没有图案,上面写满了天书一样的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古埃及国王托勒密的一道诏书。最上面的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间的是埃及草书,下面的是古希腊文。3段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可以相互对照。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及草书早就失传,所幸古希腊文还有人认识,可以用它来解读以上两种文字。

当年拿破仑占领埃及,有一个港口叫罗塞塔,法国士兵在罗塞塔城郊外修筑工事,意外发现了一块黑石头,上交,运到开罗。后来英军打败了法军,石碑就落到了英军手里。这块石头就被命名为“罗塞塔石碑”。

第二个镇馆之宝是埃尔金石雕。在雅典卫城有一座帕特农神庙,曾无比辉煌。18世纪末,希腊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英国大使埃尔金勋爵从神庙切割了一部分石雕,运回英国。后来

英国王室花了3.5万英镑买下,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被称为“埃尔金石雕”。

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石雕虽出自无名工匠之手,艺术水准却是大师级的。不客气地说,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才达到了2000年前埃尔金石雕的水平。

第三件镇馆之宝是一幅中国的绢画,东晋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这是存世最早的一幅中国专业画家的画作。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国军官从圆明园中盗出,携往国外,后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收购仅花了25英镑。

中国馆闭馆,不得入。据说已经关了一年,不知何故。看到一个统计,中国流失海外文物164万件,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大英博物馆收藏最多,有2.3万件。这个统计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想来应该是一个最为保守的统计。

在大英博物馆中,英国本土的文物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来自世界各国,收藏的途径都不是那么光彩。有专家说,在英国强大的时候,领土增加了111倍,从殖民地收集的文物也增加了100倍。在“日不落帝国”的时代,大炮和军舰说了算,文物是侵略者的战利品。

近年来,各国纷纷向大英博物馆追讨本国文物,包括那3件镇馆之宝,埃及、希腊和中国都要

求归还。希腊以国家的名义追讨,并盖好新的博物馆,虚位以待。有些国家还联名向英国追讨。呼声越来越高,闹到了联合国,1981年联合国曾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博物馆把非法文物归还所属国。有的国家归还,有的国家不理睬,英国就是典型的不还,联合国也没有办法。

参观大英博物馆,我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作为博物馆,它是伟大的,保存了世界上珍贵的文物,传播了各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如果没有大英博物馆,许多文物会遭到破坏,从世上彻底消失。但是,当看到自己国家的文物在大英博物馆展出,感到的是耻辱和悲愤。祖国曾经羸弱衰败,任人欺辱宰割,文物被肆意取走,无力保护。等到国家强大了,文物却想要也要不回来。想看,只能眼巴巴到别人的国家去看。

方尖碑是古埃及最伟大的文明产物,仅次于金字塔。历史上埃及遭到过多次侵略,方尖碑被侵略者掠走,散落在世界各地。多数都在意大利,为当年罗马帝国的战利品。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她无力保护自己的文明。中国也是如此。每当我在世界各地看到埃及方尖碑时,不由地会想到中国。光有辉煌的文明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强大的力量来保护文明。否则,文明会遭到不文明的对待。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

满卷书香

历史、现实与远方

◆ 陈华文 刘妍慧



《博物馆12讲》
作者: 姚安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年2月

《博物馆12讲》一书,对古今中外博物馆进行了立体式的“画像”,对博物馆建设提出了建议。作者姚安,曾担任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在博物馆学研究领域有着深厚造诣。

何为博物馆?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

中国古籍中,并没有“博物馆”这个词,唯有“博物”二字,大意就是见多识广、博识多知。博物馆一词源自希腊语“缪斯”,原义是指供奉掌管艺术、科学等缪斯女神的神庙。缪斯神庙是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里面设大厅研究室,陈列天文、医学和文化艺术藏品,学者们聚集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据说缪斯神庙(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在公元前5世纪时毁于战乱。

而近代博物馆,一般以17世纪牛津市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诞生作为标志,这是第一个集收藏、陈列、研究为一体、向公众开放的近代博物馆。18世纪,英国内科医生汉斯·斯隆为了让自己的收藏品能够永远“维持其整体性、不可分散”,决定把近8万件藏品捐献给英国王室。鉴于此,英国王室决定在1753年成立国家博物馆。即大英博物馆,这是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国家级博物馆。

目前,世界公认的四大大国级博物馆是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冬宫)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这四大博物馆,也被称为“世界四大艺术殿堂”。藏品均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私人捐赠,有的是国家购置,还有的是用非法手段掠夺。美国作家谢琳·布里萨克等著《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对于美、英国家博物馆巧取豪夺中国历史文物有过真实的披露。

话说中国成立专门博物馆,也就100多年的历史。晚清状元张謇,是私人创办博物馆的中国第一人。他虽为状元,但对仕途并无兴趣,而是大力发展工商业,致力于教育,开办师范学校、商业与医学等专业学校。张謇强调学生应到自然中学习,为了便于师生“观摩研究”,他决定筹办一所博物馆。1905年1月,“南通博物苑”破土动工,中国的博物馆才开始有了百年之旅。

目前,中国在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非故宫博物院莫属,这个综合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数量为100余万件,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建筑的设计与修建,彰显其审美艺术。例如宁波博物馆,是著名建筑师王澍先生设计的作品。为了留住乡愁,在博物馆的外墙上,使用了大量宁波老建筑上拆下来的旧砖瓦,将宁波地域文化特征、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形式融为一体。

再如苏州博物馆新馆,其设计出自建设大师贝聿铭之手。这一建筑用现代几何形亭台楼阁形成空间序列,把中国传统的含蓄与周边环境相契合,既体现了传统庭院式园林建筑风格,又具有现代建筑的艺术风格。

据国家文物局年度博物馆年检备案所知,截至2014年底,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4510家,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博物馆数量并不少,然而,平均算下来才30万人一座博物馆,与发达国家每5万人一座博物馆尚有很大距离。

读着《博物馆12讲》一书,我似乎感受到,有限的空间内,浓缩的人类文明史,让人思接千载;无限的未来里,漫长的人类传奇史,让人视通万里。博物馆,就这样屹立在岁月的长河中,将历史、现实与远方交汇。

谈古说今

远古的“火鸡”究竟是谁的后裔?

◆ 尹超

“这不是一只火鸡吗?”参观的小朋友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化石。的确,它太像火鸡了,那红红的“鸡冠”,灰黑色的羽毛,还有弯曲的“鸡爪”。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自从今年中国地质博物馆举办“守护远古的生命——海外追缴及国际交流化石展”以来,这件类似火鸡的化石展品和复原雕像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好奇。

其实这块化石不是“鸡”,而是一种恐龙,叫作赫氏近鸟龙。“赫氏”是纪念伟大的古生物学家赫胥黎,“近鸟”则表明它与鸟类相近。仔细品味这个名字,我们仿佛被带入两条时空隧道,一条通向19世纪60年代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另一条通向1.6亿年前的远古世界。

吃鸡引发的身世之谜?

时光倒退回一个多世纪以前,远在万里之外的伦敦,由于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向公众的开放,恐龙这种史前巨兽在英国已经家喻户晓。白天在博物馆研究恐龙,揭开这些来自远古的科学密码,晚上和朋友一起吃饭畅聊,俨然是多少人羡慕的新贵族生活。古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正是这样一位新贵族。

赫胥黎出生于1825年,按照中国十二生肖推算,他是属鸡的。巧的是他的一生也与鸡有缘。1861年(鸡年),一块出土于德国索伦霍芬地区,形态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奇怪生物(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始祖鸟)引起了赫胥黎的注意,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忠实支持者,他已经预感到不久会有一场大的革命在古生物学界爆发。但是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不仅会成为这场学术革命的发起者,而且革命的发生也是那样的偶然和富有戏剧性。

1868年的一天,赫胥黎应邀与朋友出席一场盛大晚宴,晚宴上的主菜是美味的火鸡。在推杯换盏中,赫胥黎逐渐陷入酒醉朦胧之中。当他望着盘中的火鸡骨头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火鸡骨头简直就是缩小版的恐龙骨骼,除了大小相差悬殊外,其形态和结构几乎没什么两样。第二天,当他将恐龙骨骼与多种现代鸟类(包括火鸡)的骨骼进行仔细对比后,他终



图为赫氏近鸟龙复原雕像(左)和赫氏近鸟龙化石(右)

于意识到这不是幻觉,而是一个隐藏在生命演化史中的巨大秘密。

于是乎,就在其他古生物学家为恐龙的灭绝原因在争论不休的时候,赫胥黎亮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恐龙并未灭绝,今天飞翔在天空中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子孙后裔,其证据就是恐龙骨骼与鸟类骨骼的相似性。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有一些支持的声音,但更多的是冷嘲热讽,就连一些进化论的支持者也质疑赫胥黎缺乏有说服力的化石证据。

晚年的赫胥黎不仅被病痛折磨,而且在他的心中一直留着一个巨大的遗憾,就是新的化石证据。1895年,赫胥黎带着遗憾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而他苦苦寻找的化石证据终于在一个世纪后,在中国的博物馆中出现了。

身世密码溯源于中国

1996年,中国地质博物馆时任馆长季强收到辽宁北票一个农民送来的一块标本。这块出土于辽西的奇特标本,从骨骼的形态上看,分明是一条小型兽脚类恐龙的遗骸,但是在骨骼的周围有许多丝状结构,很像鸟的羽毛。季强认为它具有原始鸟类的特征,并且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因而定名为“原始中华龙鸟”。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中华龙鸟还是被划归到恐龙家族,被科学家称为“带毛的恐龙”。1996年9月,中华龙鸟的标本首次亮相于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史前生物厅,开展的第一个月就有2.5万观众蜂拥而至,一睹它的真容。多位国际古生物学家也拿

着自己的相关标本远道而来,和这一标本做对比研究。

自此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带羽毛恐龙家族中不断有新的成员重建天日——顾氏小盗龙、郑氏晓廷龙、邹氏尾羽龙、千禧中国鸟龙等,它们不仅在国际最高权威的学术杂志《自然》和《科学》上惊艳亮相,而且成为了祖国的使者在海外各类化石展上登台。它们是赫胥黎无声的支持者,代表着恐龙向鸟类进化的处于不同阶段中间环节。然而从龙到凤的演化链条还不够完整,早期的过渡物种还未找到。不过,这种等待并未持续太久。

在新世纪第一个鸡年(2005年),来自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徐星(1969年出生,也属鸡)收到一件来自辽宁建昌玲珑塔地区不是十分完整的头后骨骼标本,经过鉴定为与鸟类进化具有密切关系的小型兽脚类恐龙的头骨。2008年,另一件更为完整的化石又在辽西出土,经过同位素测定,其年代为1.6亿年前。这不仅远远早于中华龙鸟、孔子鸟等一系列已发现的带羽毛的恐龙和古鸟类,比德国始祖鸟还早了1000万年。可以说,它的出现填补了从恐龙向鸟类进化过程中早期阶段的空白环节,为赫胥黎的鸟类恐龙起源说增添了重要的砝码,而它的名字——赫氏近鸟龙正是对赫胥黎的纪念。

原来它是恐龙的后裔

当我们近距离去看赫氏近鸟龙标本时,我们便踏上了第二条时光隧道,穿越到远古时代。赫氏近鸟龙化石标本呈现给我们的是一

副如同鸡一般大小的纤细骨骼,骨架周围还有羽毛的印痕,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前肢、后肢、尾部甚至趾骨上都可以看到奇特的羽毛。与德国的始祖鸟相比,它的羽毛显示出更加原始的特征,而且从羽毛的形态可以断定其不是用来飞翔的,而可能具有吸引异性、恐吓敌人以及保暖等功能,这也印证了羽毛的起源要早于鸟类飞行能力起源的理论。

赫氏近鸟龙长得是什么样子,它的羽毛是什么颜色的?这听起来似乎像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科幻艺术,然而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我们能科学地复原出它的模样。2009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古生物研究人员与北京大学、耶鲁大学、得克萨斯大学、阿克伦大学的科学家共同组成的团队,根据从化石上透射的29根羽毛样本,利用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找到了保存很好的黑色素体或黑色素体外膜,并对这些黑色素体大小、长度、形状进行测量和统计。同时,他们还从现代鸟类的不同颜色羽毛中提取样品,对黑色素体的不同指标进行统计分析。通过两项分析结果的对比,最终确定全身羽毛的颜色——它的头顶上有一簇红褐色的羽毛,翅膀黑白相间,身体总体呈灰色。而根据其身体的骨骼特征和羽毛分布,我们可以复原出赫氏近鸟龙的模样——它像现代的鸟类,体型如鸡一般大小,有一个角质喙,整体就是一只从远古走来的火鸡。

赫氏近鸟龙不仅为科学研究鸟类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和确凿的证据,它还作为文化与科普的使者走进了公众的视线。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它与中华龙鸟等十余件化石珍品亮相于辽宁馆的展厅,数以万计的观众一睹它的风采。2012年由科学家赵闯和科普作家杨利军领衔的啄木鸟科学小组制作了一批1:1的复原雕像,并在次年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的“走进鸟的故乡——建昌古生物化石展”和首届长沙世界矿物与宝石博览会上作为礼品赠送给国内外知名的博物馆。

鸡是十二属相中唯一的鸟类,因发音与“吉”相近,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是吉祥如意代表。如今我们已经知道鸡是恐龙的后裔,而这个科学常识正是源于149年前,一位属鸡的古生物学家在吃鸡过程中的发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吉祥的巧合。

博物馆的呼唤



澳大利亚墨尔本空气博物馆
推荐理由:由澳大利亚大气研究所的弗雷泽博士主持创建,是世界公认权威性的空气样本保存与陈列机构。



挪威菲亚尔兰冰川博物馆
推荐理由:这家博物馆是挪威建筑师斯维勒·费恩代表作之一,创建初衷是:收集、创建、传播冰川和全球变暖的气候知识。



法国巴黎下水道博物馆
推荐理由: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一个绝世的伟大工程,经过无数次改造开发成博物馆。



中国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推荐理由:我国第一座给水专业的技术博物馆,是在北京第一座水厂旧址上修建而成,反映了北京自来水事业90多年的发展历程。



墨西哥坎昆水下博物馆
推荐理由:这家博物馆由英国雕塑家泰勒制作,所用原材料均为能让珊瑚生长的特殊材料,旨在保护现有的自然珊瑚礁。